

白帝青后系列

青衣修羅傳

上

蕭瑟武俠精品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白帝青后
金鷹擎天錄
龍騰九萬里
落星追魂
神劍射日
巨劍回龍
昆崙秘府
大漠鵬程
碧眼金雕
狂風沙
武林霸主
大澤龍蛇傳
追云搏電錄
淬劍練神
青衣修羅傳

青衣修羅傳

上

白帝青后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年轻英俊的金白羽因杀害父母深仇未报，变得阴冷嗜杀而被人称为青衣修罗。当他在画舫上面对与自己面貌酷似的白冷秋时，由惊喜逐渐冷静下来。她极似妹妹金吟诗，但又不是。不过二人却是一见倾心。为了维护白冷秋，金白羽杀伤了金狮镖局的拳剑双绝和少镖主。因而也招来了白冷秋突然被长寿岛劫持；接着是丧门神、金头陀等人而至，都要他交出藏土天龙寺的镇寺之宝密陀神珠。据说此珠有祛毒疗伤的神效，为武林所共同觊觎。为了尽快找到白冷秋，金白羽对宝珠之事不置可否，而是弃舟登陆。在将至金陵城的树林内，他见到了天龙寺的三位喇嘛正在审问神偷赛空空。

金白羽与天龙寺喇嘛动武而受内伤，在碧云寺疗伤时结识悟非僧。从而得知自己的武功和断剑均来自太阳谷。金白羽得悟非绿玉如意和一套剑法，武功大进，不仅找到了妹妹金吟诗，还结识了谷之阳。此时武林盛传三十年前令人心惊胆战的长春岛和太阳谷又重进中原制造杀劫。因而，武当已传信江湖，硬指金白羽就是太阳谷来人，竟邀正邪两道全力对付；天龙寺喇嘛也从拳剑双绝浮出水面的尸体上，未曾找到宝珠，从而断定宝珠就在金白羽身上。正当金白羽处于双方夹击四面楚歌之时，百剑盟主古长卿却对金白羽特别关心，并安排四大魔尊与四大尊者较技而使金白羽摆脱困境。

古长卿机关算尽，还唆使千面人妖假扮金白羽到各门派中作恶。因而，金白羽便遭到了各门派的指责。于是，遂约定端午节钟山下彼此一决。正当此时万人杰到，不仅金白羽的身世大白，古长卿也露出了庐山真面。原来金白羽是三江总兵的儿子名白羽。一日，一自称太阳谷的老者献出断剑，秘籍和密陀神珠，称公子奇才，将为太阳谷主，劝白天道激流勇退，谁知在白大人退隐途中，家将古长卿觊觎绝学和宝珠，竟刺杀了白天道夫妇。幸家将金松带公子小姐逃出……。端午节钟山下，万人杰擒来千面人妖，古长卿在黔驴技穷之下妄图逃窜，却被白羽、白冷秋兄妹双剑前后透胸而亡。

目 录

第 一 章	秦淮风月	(1)
第 二 章	风云涌起	(21)
第 三 章	青衣修罗	(40)
第 四 章	密陀神珠	(61)
第 五 章	阴山神魔	(81)
第 六 章	东海神尼	(100)
第 七 章	断剑之秘	(119)
第 八 章	四大魔尊	(139)
第 九 章	凤去楼空	(158)
第 十 章	武林风暴	(176)
第十一章	长春门下	(196)
第十二章	风云幻变	(213)
第十三章	新兴门派	(232)
第十四章	九天神魔	(251)
第十五章	中土争霸	(270)
第十六章	剑拔弩张	(289)
第十七章	尔虞我诈	(308)
第十八章	四海龙君	(324)
第十九章	七画之谜	(342)

第一章 秦淮风月

落日残照，鲜红的晚霞映得半壁穹空都似在焚烧一般。艳红的霞光洒落在秦淮河里，泛起阵阵金红的波光，灿烂夺目。

黄昏将尽，夜幕即启，秦淮河一天的欢乐也快要开始了。

这时，河边的画舫都已燃起了灯，那一盏盏五颜六色的灯火聚在河边，远望过去，恍如是一条花龙，蜿蜒逆着河水而上。

随着夕阳的落山，夜幕低垂而起，秦淮河边愈来愈是热闹，有那乘轿、坐车而来的远方游客，也有三三两两结伴闲逛从城里而来的年轻人。

他们来的方向虽然有所不同，然而目的却是一样，全是为寻欢而来。

只有那些车夫、轿夫，为的只是赚取足够的生活费用，他们送了主顾上船，有些回到城里，有些则在岸边的竹棚里停了下来，等待着回城的客人！

那些竹棚搭得非常简陋，有些小店是供人饮酒用饭，有些则是供人喝茶观赏河边风光的，与夫子庙边的酒楼歌肆比较起来，相差得太远了。

此刻，那些卖饭菜的棚里，客人愈来愈多，几乎都要坐满了，由于这些客人大多是以出卖苦力的走卒为主，所以棚里显得格外的热闹。

这些人虽然一辈子都可能没机会踏上河边的画舫，但是他们所谈论最多的却也是画舫上的姑娘们的韵事。

只要几个人聚在一桌，来两壶酒，话匣子便打了开来，不是某船的姑娘有几个恩客，便是某船的姑娘功夫最好，说到酣畅之处，便是一阵哈哈大笑，接着来的则是竹箸四飞。

由于这些人都是执贱役的下人，他们根本不够资格踏上画舫……无论是最上等的，还是最下等的……却因为虚荣心的驱使，才使他们更加大声的把平时从主人嘴里听来的韵事，加以渲染一番说了出去，似乎在此比赛谁说得粗野，谁就更能博得他人尊重……

这一片嚣闹杂乱的情形，每个棚子都是一样，与河里的画舫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

尤其是上游停泊的那几艘较其他船支要大上一半的画舫，不但布置得富丽堂皇，五彩缤纷，而且船上都有乐伎，阵阵的丝乐之声，自船上飘出，使人听了可以想像到置身画舫里，该是何等的欢愉美妙……

不过谁也知道，这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愿望，这秦淮河里近四十艘的画舫，只要带着五两银子，足可以壮胆去一趟。另外的十几艘画舫，则是有二十两银子就可以饮酒作乐直到夜深。

惟独停在上游过了文德桥的三艘大游舫，则非是高官雅士，富豪贵客不能进入，要在那儿尽一夕之欢，千两银子也不算多。

尤其是停在两艘红色画舫中间的那艘油碧画舫，附近数百里无人不知这艘名为绮罗春的画舫，是白冷秋姑娘所有的。

那白冷秋姑娘可说是花中之魁，不但长得美艳无双，并且棋琴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所以来往之人无一白丁，全都是金陵城里的高人雅士，诗坛俊彦。

谁都知道她的画舫上为她题着绮罗春三个大字的便是父子两状元，当今大学士成墨林之子，现任知府成维翰大人所书。

有这样许多因素，再加上她本身乃自由之身，不受任何人约束，是以她为秦淮河的画舫，树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典型与范式。

那便是无论带有多少银子，若是不通文墨，绝对无法上得绮罗春的画舫，并且就算是渊博之士，白冷秋姑娘假使看不上眼，也不能被允许上船。

可是说也奇怪，尽管她有这么高的身价，来往的人却经常是身无分文的穷儒，他们到了船上，吟诗诵唱，饮酒作乐，往往不花一钱。

不过她这么做，反而更增加她的神秘感，谁都想不通以她这等聪颖美慧，既不为钱财，又不为赎身，为什么要在秦淮河边过这种神女生涯？

以她的容貌与学识，只要她肯点头，有的是量珠捧金，迎娶她的富豪，但是她从未考虑及此。

甚而据传说连成维翰知府要娶她作妾，都被她一口拒绝。

她的身世如谜，且又如此神秘，使得她的名声愈来愈响，反而有更多的人都想求得一见，甚而有远从北京赶来的王孙公子，携着巨金而来，等了半个月都无法见她一面的……

有关她的传说愈多，秦淮河的生意愈好。有许多人到别的画舫去招妓作乐，倒是为了想见她而见不着之故。

这一天，竹棚里的茶屋又传出一个消息，说是昨日成知府的令堂六十高寿，白冷秋姑娘赶去祝寿，已被成老夫人认为义女……

于是这个消息纷纷在竹棚里传播着，几乎每一个人都晓得白冷秋姑娘又攀上这么一个贵亲……

就在竹棚里热哄哄的谈论着这个消息的时候，一个身穿青衣，脚登黑靴的年轻人，走进了一家叫万家香的小饭店。

他进了棚内，迳自穿过那些把脚架在长凳上，正在高谈阔论

中的客人身边，走到靠近竹墙角落的一个位子上去，坐了下来。

这时满屋里坐着的都是脚夫走卒之辈，他们全都是衣衫简陋，形貌粗鲁之辈，这青衣人一走进来，顿时使得在高谈猛饮中的那些人全都停住了话声，向他望去。

可是他们才只望了一眼，便都又垂下头来，不敢多望，甚而连谈话的声音都小了下来。

那青衣人长得剑眉浓黑，星目胆鼻，俊逸秀丽，本是令人不由多望两眼的美男子，应该使人注目才对。

然而他那紧抿的嘴唇，冷厉烁亮的眼神和严肃的脸色，却使人见了之后，有股寒冷的感觉从心底升起，不敢多望。

他到壁角坐定之后，没有呼唤伙计，目光冷冷的凝注摆在桌上的箸筒，似在入神之中。

那身兼厨房大师父和掌柜双重职务的大胖子，正在柜台旁用竹篱隔出来的厨房里炒菜。

他浑身的肥肉被炉火一烤，汗水直流，抓着搭在肩上的毛巾，不住的在身上猛擦，手里的锅杓依然运转如飞，在锅里拨动着。

当他盛起一盘菜，突然发现店里的声音小了下来时，忍不住探首向里望去。

他一眼望见那青衣人坐在壁角，顿时皱了皱眉，自言自语道：“怎么这个怪人又来了？”

这时在店里招呼客人的伙计走了过来，说：

“老板，那个怪人又来了。”

“来了又怎样？”掌柜的说：

“你快去招呼人家呀！”

“我……”那个瘦小的伙计苦着脸说：

“我不敢。”

“怕什么？他会吃了你不成？”掌柜地说：

“你快点招呼他，他吃完了饭也就走了，不然弄得所有的客人都走开了。”

他说完了话，见到那伙计依然站着不走，瞪了他一眼，叱道：“你还不走？”

那伙计畏畏缩缩的向壁角走去，脸色勉强堆着笑脸，说：

“客官，你要吃什么？”

那青衣人冷冷的望了他一眼，道：“一碟素菜，半条鱼，一盘卤菜。”

那个伙计嗫嚅问：

“你是要用饭还是喝酒？”

“用饭。”

青衣人似是连话也不愿多说，短短的说了两字，便紧紧的闭上了嘴。

那个小伙子见到青衣人那副样子，不敢再多罗嗦，点了点头，像是逃走似的匆匆走到厨房边。

掌柜的胖子听完了伙计的菜名，撇了下嘴，说道：“这家伙派头不小，可是荷包太干，你还是快把他要的菜送去，让他早点吃了走路吧。”

那个小伙子惟惟诺诺，找了个大盘子，在菜柜里挟了三样小菜，装了一钵子饭，送到青衣人那儿去。

当他走过去的时候，本来就已是心中忐忑，有点不安，等到行至青衣人的身边，突然发现那冷漠慑人的青衣人正在玩弄着一双筷子，桌上已堆着一小堆苍蝇。

他愣了一愣，还没想通是怎么回事，已见到那青衣人用筷子在虚空中挟了两下，竟把他面前飞过的苍蝇挟住，放在桌上。

这个小伙计张大了眼睛，觉得非常有趣，一时之间倒看得呆了。

那个青衣人似是发现有人在背后注视自己，倏然回过头来，

冷冷的望着他。

这个小伙计呵了一声，只觉对方目光如刀，使人看了心中不由一寒，他连忙垂下了目光，不敢与对方的视线接触，垂首端着盘子走了过去。

“客官，你的饭菜来了。”

青衣人接过盘子摆在一边，说：

“你把桌子擦擦。”

这小伙计应了一声，慌忙取下搭在肩上的抹布，把桌上的苍蝇擦掉。收起那支挟过苍蝇的筷子之时，他忍不住再三看了看，想不到这种普通的竹筷子，放在那青衣人的手里，竟是如此神妙，连飞着的苍蝇都挟得下来。

那青衣人见到他这副傻样子，微微笑了一下，说：

“你们这个店真脏，到处都是苍蝇，可是菜却做得不错。”

这个小伙计见到青衣人一笑之际，嘴角浮起两个深深的酒窝，使得整个神情完全改变，就如同在严寒之中吹过一阵和暖的春风似的，使人心里觉得一阵温暖。

他想不到一个人的表情有如此大的变化，并且，在这样冷漠威严，寒霜满脸的年轻人面上，竟然还有男人少有的酒窝，使他在一时之间都看得傻了。

等他定过神来的时候，他已见到那青衣人的脸色已回复原先的凝肃。

他干笑一下，说：

“我们这儿大师傅的菜是炒得不错，在附近谁都知道……”

那青衣人冷冷的打断了他的话声，说道：“你没事了吧？我要吃饭了。”

这小伙计讪讪的笑了笑，收起端饭菜的木盘，像是逃跑样的离开了青衣人的身边。

他回到了厨房，才觉心里定了下来，刚吁了口气，那肥胖的

掌柜已走了过来，向他问道：“二柱子，你今天的胆子可不小，我看你跟那个怪人还聊了大半天，到底说了些什么？”

二柱子摇了摇头，说：

“没什么，他只是说老板你的菜做得很好……”

“呵！他这么说！”掌柜的胖子望了那青衣人一眼，说道：“其实他还没有吃到我炒的菜呢，像糖醋活鱼、青豆虾仁、红烧鱼唇，都是我的拿手好菜，哪样不是顶呱呱的，只怕他没钱吃……”

“那个人真怪！”二柱子说：

“他长得那么漂亮，整天都是扳着脸，让人看了害怕，尤其是那双眼睛，真跟刀子一样，其实他笑起来很好看，老板，我还看到 he 有两个酒窝呢……”

“哦！他还跟你笑？”掌柜的胖子道：“我还以为他一辈子都不会笑！打从他前天到这儿来起，什么时候有人见到他笑过，整天寒着一张脸，好像人家欠他多少钱没还似的……”

二柱子道：“老板，真是奇怪，看他那样子不像一般人，可是他却是那么穷，每天在这儿吃十文钱的饭，吃完便跑到河边去站着……”

他故作神秘地悄声说：

“昨晚我远远的跟在他后边，看见他站在河边朝着绮罗春望去，一两个时辰都不动一下……”

“大概他是听到白姑娘的名声，想要白姑娘请他上绮罗春……”

胖掌柜的道：“我看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凭他那张死脸，人看了都心寒，别说白姑娘了……”

“老板。”二柱子道：“我刚才看见一桩稀奇事情，那怪人用筷子挟苍蝇呢！”

胖掌柜呸了一声，说道：“用筷子挟苍蝇有什么稀奇？我还

能挟蚊子呢！”

“他不是摆在桌上挟。”

二柱子道：“他是在苍蝇飞的时候，这么挟的……”

胖掌柜愣了愣，道：“二柱子，我看你是昏头了，这怎么能够挟到苍蝇？又不是死的？”

“真的。”二柱子道：“我看到他一筷子一个，快得不得了。”

“别胡扯了，快去做你的事吧！”

胖掌柜说完了话，走向厨房去，二柱子望着他那胖胖的身躯，发了一会愣，抓起筷子在虚空挟了两下，摇了摇头，去招呼其他的客人去了。

那青衣人吃饭的速度很快，就这么一会功夫，不但把一钵子的饭吃完，连盘里的菜也吃得干干净净。

他缓缓站了起来，掏出几枚制钱丢在桌上，默然的走出了竹棚，向着河边行去。

二柱子收了钱，擦好桌子，走到棚外去望了望，只见那青衣人像前两天一样，走到河边，望着停泊在上游岸边的绮罗春画舫，不再转首。

他站在竹棚外看了一下，嘴里嘟囔着说：

“这人真怪，一连好几天都站在那儿望个不停，我看他就是望一辈子，只怕也见不到白姑娘一面。”

他想起自己在这儿呆了一年多，除了看过几次有人用轿子接白冷秋姑娘到城里去之外，从没看过她露过脸，尽管传说中白冷秋是如何美若天仙，他却连远远见一次的机会都没有。”

他想到这里，他真恨不得跑过去告诉那青衣人不要再站在河边痴等了。

望着青衣人那颀长的身影，二柱子突然觉得自己也很可怜，日日只想着一看白冷秋姑娘一面，却从未见过。

他叹了口气，正想转身走进棚里，已见到五个大汉高声谈笑

着从竹棚前行过。

那五个大汉都是头戴壮士帽，足登薄底靴，身上穿着紧身劲装，外面罩着一件绣着一支金狮的紫缎锦袍。

他们每人身上都佩有刀剑，齐都敞开外袍，昂首阔步的向着文德桥而去。

二柱子见到他们打身边行过的时候，所谈论之事，不是保镖时经过某某地方，遇到一些绿林大汉，便是在某地嫖妓时遇见的几个绝色粉黛……

他听得津津有味，竟然不知不觉的跟在那五个大汉身后，他的心里真是万分羡慕这些镖客们所过的日子，恨不得也能跟这些镖客一起走。他晃晃荡荡的走了几步，还没有觉察出自己究竟在做什么，那五个大汉已一齐停了脚，转身向他望来。

其中一个满脸络腮胡须的大汉沉声喝道：“咄！你鬼鬼祟祟的跟在爷们身后做什么？”

二柱子在他们一转身时，便已转身要走，这下见到那络腮大汉朝自己瞪眼，哪里还敢回话？连忙拔足便走。

他才走出两步，颈后的衣服已被人抓住，吓得他不由发出一声惊叫。

“他妈的，你鬼叫什么？”

那个抓住二柱子衣服的络腮大汉把他提了起来，面对面，问道：“小子，你跟在那爷们后面做什么？”

二柱子全身悬空，吓得魂都几乎飞了，结结巴巴地说道：“大爷，小的是饭店里的伙计，没有要做什么……”

“哼！”那络腮大汉冷哼一声道：“你他妈的还要扯谎？”

二柱子见到这大汉挥起斗大的拳头在眼前晃动，吓得魂不附体，慌忙道：“小的不敢扯谎，小的……小的只是听大爷们说得好玩，所以才……”

那络腮大汉裂开大嘴笑了下，把二柱子放下，骂道：“你他

妈的只晓得好玩，像那种刀头舐血的日子叫你遇见了，只怕胆都会吓破。”

二柱子吓得出一身冷汗，双脚酥软，几乎站立不稳，他望着面前这个高大的汉子，不敢就此走开。

络腮大汉不屑的撇了下嘴，道：“小子，你既是这里的伙计，该晓得这秦淮河边，哪一个姑娘最漂亮？”

“当然知道！”二柱子说：

“这周围数百里，谁不知道秦淮河的姑娘个个漂亮，其中又以白冷秋姑娘更是美如天仙……”

“白冷秋？”络腮大汉问：

“就是什么绮罗春画舫上的那个娘们？”

他见到二柱子点头，笑着道：“他妈的，这娘们的名气可真大，咱们在北京早就听过了，就想瞧瞧她到底长得多美，这下逛到此地，怎能不上去？嘿！小子，绮罗春画舫停在哪里？”

二柱子说道：“大爷，白姑娘不是随便就见客的，她……”

“他妈的！”络腮大汉道：“老子来了，她还能不接？你快说她在哪里？”

二柱子打了个颤，指着靠近上游的那艘大船说：

“那艘绿船就是绮罗春。”

那络腮大汉朝上游望去，笑着对他的同伴道：“咱们今几个找到那娘们，大家好好的先乐他一乐，明天到杭州城去好好的玩一场。”

他们没有再为难二柱子，跨开大步，谈笑而去。

秦淮河之所以得名，一般都谓是因为秦始皇凿方山，断长垄为渎，入於江，所以名曰秦淮。

然而到了后世，秦淮河道淤塞，一般只是把东关水入城的一段叫做秦淮河。

在这条河上，共有长春、复城、文德、红板等四桥，一般的画舫，便是停泊于文德桥与红桥之间，有些停泊于河面，有的停在岸边。

那艘绮罗春画舫却泊在文德桥之上游，跟其他两艘红色画舫相并列一起，下锚水中泊于河面。

这五个大汉走了大约丈远，过了文德桥，便见到河里排列的那三艘大船。

在下游的画舫，这时全都搭上跳板，客人上上下下，生意十分兴隆，然而这三艘画舫却与其他的不同，远远的泊在河里，却没有把跳板搭出来。

那络腮大汉是这五个当中为首者，他望了望绮罗春画舫，笑着道：“各位兄弟，你们有没有看见这种摆架子的婊子家，看见大爷们来了，也不赶快把船板给架过来。”

“嘿！”站在他身边的另一个壮汉道：“这丫头比北京八大胡同的赛西施派头还要大，以为咱们跟平常的客人一样，咱们显点威风给他们看。”

络腮大汉摇了摇头道：“且慢，让我们先打个招呼再上船不晚！”

他扬声大喊：

“喂！船上有人吗？”

他的声音宏亮，这一猛然大喝，直如晴空响起一个霹雳，把在附近行走的人都吓得停住了脚向这边望来。

那三艘停泊在河面的画舫，原先船面上一个人也没有，不一会都有人从舱里钻出来了。

那络腮大汉见到现身绮罗春画舫上的一个老者，大声道：“呸，那老头儿，快把船板放下来，大爷们要找白冷秋作乐。”

那老者摇了摇头道：“白姑娘今天不见客……”

“不见客？”络腮大汉一拍胸膛，道：“大爷们有的是银

子……”

那个老者没等他说完话，转身已走进舱里去。这五个大汉齐都为之大怒，络腮大汉怒骂一声，飞身跃起，落在绮罗春画舫的船头，一个箭步急窜，在那个老者刚刚踏进舱里的刹那，将他后颈衣领一把抓住，提了起来。

那老者似乎未想到大船隔河边有二丈多远，还会有人能踏上船来，他那瘦弱的身躯被大汉像抓小鸡样的提了起来，吓得全身发抖。

络腮大汉怒喝道：“他妈的，你再说一声不见客看看？”

“大爷放手……”那个老者颤声道：“小老头儿的颈子要断了。”

络腮大汉冷哼一声道：“你进去告诉白姑娘一声，说我们是北京金狮镖局来的客人，要她放心，我们银子带得很多……”

“银子多又怎么样？我们姑娘说不见客就不见客。”

一声轻脆的声音从舱里传来，那络腮大汉只觉眼前一花，一个头梳双髻，身穿淡紫罗衣的少女掀开珠帘，从里面走出来。

那个少女，现身出来，他不由得暗叫了声好，脸上的怒气消失无遗，换上一副笑脸，道：“姑娘，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

那个紫衣少女俏生生的脸上带着薄薄的嗔怒，使她显得更加动人。

她闻声叱道：“你还不把老詹放下来？”

络腮大汉嘻笑着脸，把那老者放了下来，道：“姑娘说的话，我岂能不听，喏！我是金狮镖局里的镖头吴勇，江湖人称卷毛虎……”

“我管你什么虎！”紫衣少女截道：“你无端闯上我们船上，是犯法的，还不快趁我们没把你们送到衙门前快逃！”

卷毛虎吴勇哈哈大笑道：“把我们送衙门去？哈哈……”

他回过头来，望着其他四个大汉道：“兄弟们，你们有没有